前言后记

“卤味”还看贺圣思

——《贺圣思书法作品集》序

蔡树农

宁波老书法篆刻家贺圣思先生，估计外界一般不太熟悉了解，一是他没有在宁波书法界占据显赫位子，不作什么自我宣传；二是本来就没有打算一定要以书法篆刻家身份招摇过市，更多以“清客”心态参与书法活动的他，创作方面也表现出“清客”姿态。如果仔细推敲，“书路”多端的贺圣思先生的书法创作，不仅鹤立不群于和他上下十岁左右的同一辈老先生，即使是比他年轻的后辈书法家类似他的创作状态的，宁波书法界很难找得出来，浙江书法界应该也不容易找得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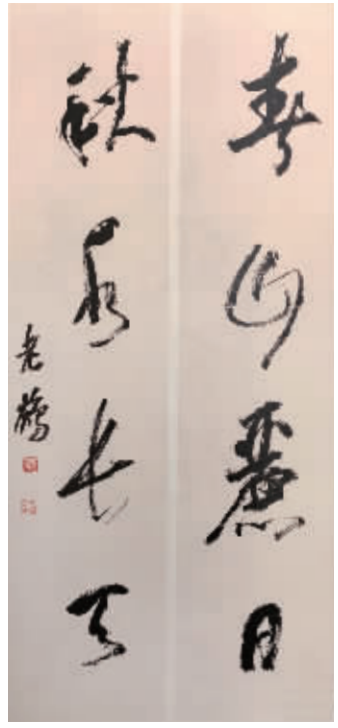
黄宾虹说：“气韵出于笔墨。”第一眼观赏贺圣思先生书法作品，“气韵生动”多半是第一感觉，老书家进入晚境，气旺是衡量创作高度的一个标杆，尤其是对于不循规蹈矩的写意书风，字里行间有无真气弥漫非常重要。贺圣思先生“我书臆造本无法，点画信手烦推求”的书法，除了给欣赏者以稳健度与爽直感外，还有那一股强劲坚韧的力道，工取势，妙剪裁，饶情韵，机趣天然，逸宕古穆，非“专精一体”，但“以致绝伦”。

贺圣思先生书法主体取法明清民国行草大家的优胜长处，辅之魏晋风度，窥探宋元潇散，杂融篆隶苍茫，兼具乡贤遗绪，迁想妙得——“栩栩然胡蝶也”。如此书法境界是基于他平素扎实的艺术修养、独特的人生历练，似乎不必十分到家地强求所谓个人面目，乃见天骨开张，敦厚清新，从书写技法使转到视觉形式表达常常柳暗花明，从不确定的样式中不断体验着意外的惊喜，作品“古典性”“现代性”互相生发，方圆并举、疾涩对冲，烂漫中不失端庄规矩、纵横间犹重精微舒适，格调高雅，难能可贵。

我们客观地说，现在七八十岁的书法家写得好的全国也相当少了，某些名气很大的都在退步，连批评的价值都快丧失殆尽了。贺圣思先生一介“东海卤民”却不声不响地“晚节”飘香，实在是宁波书法界、浙江书法界的莫大福音，而我们不带任何感情色彩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是这样一位不“主流”的宁波老书家却实际上代表了今天宁波书法界的最高水准呢？比如贺圣思先生碑味帖写得恰如其分，不激不厉，宁波（哪怕是浙江）又有几个书法家可以追攀？再比如他把不常书写的《石鼓文》、钟鼎文写出率性俊朗、松简得体，恐怕是专攻大篆的场面上的书法家没办法望其项背的，讲一句要得罪人的真话，书坛那些“春风得意”的大（小）篆书家甚少有写得不俗气的，遑论品位，加上“克隆版”偏多，篆将不篆。

贺圣思先生书法之余偶涉丹青，水墨焦写，诗文自跋，极尽文人画精神，宁波书家中罕见。善丹青画理的他所刻的印亦传递出画家消息，相对于画家书法，画家篆刻的概念也是绕不过去的。贺圣思先生篆刻的首要特征就是画意充满，属于标准的“图章”，其次是真草隶篆行以及肖形佛像皆能入印，短长肥瘦穿插的篆刻印面仿佛能闻到浓淡枯湿、远近高低的立体气息。正因为他通晓篆隶和古典篆刻，书画家眼光加上书画家手段，使得他刻的印章画理书趣浑然天成，大刀阔斧，诸相无我而百相莲变，章法篆法刀法均不同于通常篆刻家，单独欣赏有意思，钤盖在他的书画作品上越显和谐曼妙，叹为观止。

“卤味”还看贺圣思——做过晒盐工的贺圣思先生一定会慢悠悠“卤”出更多美味的书画篆刻作品给大家品味！



贺圣思 草书 春山丽日 秋水长天

读书随笔

雄视群山，卧看晴云

——杨东标《柔石二十章》再版读后散记

陈也喆

今年，是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——柔石先生120周年诞辰。二十年前，甬上著名作家杨东标先生的长篇纪实文学《柔石二十章》出版，颇有影响，好评如潮。如今再版问世，让裹挟着历史尘烟的柔石再一次鲜活呈现。

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文学，更多的像散文、随笔。全书一共二十个篇章，写的是柔石，又不止于柔石，而是有关柔石的故乡、故乡的鸿儒先贤、他的婚姻与家庭、他与鲁迅、他被后世传颂的经典作品……每一章都单独成篇，自成美文，串起来又是柔石先生血肉丰满的一生。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，作者截取柔石人生中的重要节点，既写彷徨更写奋进，展示了那个宏阔而又复杂、炽热而又沉闷的年代，读之只觉得荡气回肠。

杨东标先生的写作，有一颗纯真的文心。他从大量的史料中，捕捉到柔石那正直善良、才华四溢而又浪漫敏感的真实细节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。他以辩证的角度看待柔石不新不旧的婚姻，能敏锐感知到柔石灵魂的烦躁与灼热。这种洞幽烛微与辞情之美，是其他柔石研究者所不及的，也是《柔石二十章》久读不厌的原因所在。

作者的文字，清新隽永，珠圆玉润。二十年后重读，毫无隔膜之感。

作者文字功夫的细致考究，还体现在易被人忽略的图片说明上。蝇头小字，精致而充满诗意，富有哲理：

“慈城小学之一角，木柱石础，花草绿叶，尽是沧桑。”

“岁月的磨损，照片显得有些模糊。但细细看去，柔石的脸上展露着微笑和自信。此时的他，已非往昔的他。生活逐步安定，文学正在成熟，更重要的是一座信仰和理想的大厦正在内心落成。”

“柔石牺牲的时候，她才三十出头。她泣饮痛苦，负重含辱，敬奉公婆，抚养子女。她自有一种光辉，也是一种不幸和牺牲。我们很难用现在的观念去要求旧时女子该怎样做，她们永远是中华民族心头上的一份痛楚。因此而让我们深深地悲悯。”

“半身埋于地下，一手擎起蓝天。面对龙华无名烈士陵墓的巨大雕塑，你可以静默几分钟。它使人变得简单。一切得意之举都相形见绌。绿卡、告密信、春药、排满衔头的名片、付费入选的世界名人录，还有令人费解的哲学格言，等等，在此面前，显得渺小或卑劣。”

这些精美的图片说明，新意盎然，别有洞天。

书中对柔石往事的追忆，多视角多手法，画面感强，饶有趣味：

“东乡一校长携着一只火腿到柔石家求见，柔石不肯收受，校长丢了火腿就走。柔石拿了火腿就追，追得汗水淋淋，非要还他不可。路人问清缘由，指着他笑‘真是书呆子’，这种做法与某些贪官相比，真是天壤之别。柔石的清正奉公、刚直不阿，岂能为旧社会的势力相容？”

先是白描，后夹叙夹议，寥寥数语，柔石狷介耿直的形象似在眼前，功力了得。

这本书，也可看作是一本诠释宁海地域精神的美文。

作者在描绘柔石的故乡山水时，用了一句“半是天然，半是人文”这样的话。他的这部作品，也是如此，浸润着故乡的灵秀山水与自身的人文素养，并将自己的人生阅历投影在这部作品里。他与柔石一样，也是一位地道的宁海人，他骨子里也透着宁海人特有的文气与硬气，所谓“千秋灵气出名儒”。

山海交汇、秀山灵水的宁海，孕育出一种特殊的人文氛围，于是也有了方孝孺、王锡桐、潘天寿、柔石……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和人品风骨：“他们在狂波巨浪中，学得了狂放与勇猛；他们在丛林与巉岩中，学得了坚韧与挺拔。”

杨东标先生也是我写作道路上的老师。十年前，我初到报社，采访撰写的第一位文化名人便是他。但他完全没有名家的架子，亲切地称呼我为“小伙伴”，不厌其烦地细细修改指导我稚拙的稿件，并告诫我永远不要放弃手中的笔。这些年来，我偶有文章见诸报端，他便打电话、发短信给我，鼓励我赞赏我，时时提点我，令我感恩在心。

如今，他的《柔石二十章》再版了，捧读之后又是一番欣喜。他是一位胸襟宽广的长者，曾以雄视群山的气度，勾勒出柔石的一生。如今的他，依然朝气蓬勃，卧看晴云，观世间百态，挥洒着手中的那支笔。

投稿E-mail：ljz@cnnb.com.cn